正誼堂全書

DC 13
743
23

門二13
號743
卷23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泚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眾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眾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

邑庇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
固多開出之英材刃發新硎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
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
散材自惟衒鬻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
恥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
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爲貧亦
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搢紳庶乎飭廩之微足爲晨夕
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
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意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
缺甃寄鷦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
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
鳥之沈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
病乏冬暖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
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
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辭而上瀆豈圖
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
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
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
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己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係學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己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涸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閒世道淪喪風猷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疏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聾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豈堪待用已絕淩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脩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脩駑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綍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聲一時之榮觀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寔復漂纓於外寄寵章顯服伫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覿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竊念某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堂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幷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疏遠致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脩益堅素守鷦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騶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卞璧前陳顧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豬苓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聖人之時環轍載贊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涸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鱉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駑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塘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蘺草葦石闢地爲屬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亙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巨荒之閒埃壒之表此眞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搢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諭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

事是眞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衒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擧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窗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

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厲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記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

周侯綰之來也庀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擧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鋤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閒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己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蓍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置之學校使後生晚進目睹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於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
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
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册使
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
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
家慶歷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
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
令謀卽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
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
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
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唱
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
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
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
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
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既而邑之士蕭顗以吳俊之書走
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
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
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敎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
先王以是敎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幷以告之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輗軏以志爲御以古聖賢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軨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輈發軔乎康衢棍輪於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閒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

其適焉而醇醪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圬者傳見其所稱竊
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
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
牣其中盡壞偉絕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圬者
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
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
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
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
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
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
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
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
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驁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
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予爲之言
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蒭童牧叟下逮
窮髮荒蜒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
名則心踧踖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
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

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愛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愼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閭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況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

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閒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閒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予之畏友也博聞强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强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

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牆足未踰閾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鬬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耶其未以爲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邃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以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

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也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

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貢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寘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卻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復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復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晬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礪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卽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辯明者公

既沒迫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淵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二編屬余爲敘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卽馳往省之見其荼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淵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適其方無毀其質愼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知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適其

方無毀其質愼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無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閒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爲倒士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士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棐諶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己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皐陶之爲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

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
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
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
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
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
門以其所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涸於閭閻阡
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
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
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

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同治五年臬司福
正誼書局重刊

楊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　沂肖曾覆校
閩縣林星賡礪臣分校
閩縣陳　夔璞軒分校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塡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

闔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於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於後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攜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已卯餘杭東齋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愼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齊梁之族酬豢逸

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敝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逺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誡示予極稱其稗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而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册使世之自廣而挾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予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

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敘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叙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

諂瀆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之上也檀

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
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
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
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
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
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
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
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　座右　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
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秦多士未
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
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彭城方計司議法與
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
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
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
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

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
釋之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睚之
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
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高郵孫公
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劇賊竹軍者土
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逼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土
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
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
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
幾爲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
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
之蹙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
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
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既孚則清議終
不可掩也

跋溫公與劉侍郎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二

時清議冤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於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於後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必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閒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候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介懷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日尋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尋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

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同治五年冬福州正誼書局重刊校訂

侯官楊　浚雲滄總校
閩縣王　沂肖曾覆校
閩縣林星賡廩臣分校
閩縣陳　燮璞軒分校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五終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

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莊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陋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祧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愼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眞之純美兮肆敎歷切全體而分割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觳乎多歧亙千歲其泯泯分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

茲兮萬世之師耡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仰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任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諫曲在而直推兮欲執笭若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爲學鑽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窮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莅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

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
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
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
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
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辭曰有美一人
眾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胷
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芳衢
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
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
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
恨於懷曷由除兮

祭文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
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
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耶余獨存雖未卽死而頭童
齒豁熒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
多失其眞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
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
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

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狀述

先君狀述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爲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胷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月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石龍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爲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名於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爲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鄫少康之子曲烈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

秋之際爲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爲曾氏巫生阜
阜生哲哲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爲孔門高弟曾氏遂有
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
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眞宗爲名臣於時薦登膺仕者代
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
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
接踵至者蹄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
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
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删定九

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
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
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爲國史院編
脩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
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
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
引經辨析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
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
殿引選人上帝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
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

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爲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傅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卽眞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卽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爲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

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奬擢執政詘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吾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爲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爲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旣無明文何異讒毀黜之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藏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

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韙之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

太皇太后受册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
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
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
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
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
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册於崇
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
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册
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申
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
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幷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
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
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
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
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
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
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韋城縣民侯
倩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有干
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

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
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
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
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
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甯中更定役法臣兄
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爲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
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爲自全計也又言
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
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
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當晝
入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
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爲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
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
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
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
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即於不近界河踏
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
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
果何爲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
景先陝西路公方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爲之改命至紹聖

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譏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拒其議使者以語詆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節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

成人材爲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侍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自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愼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叅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脩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

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
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爲樞密實與聞之先帝
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卽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
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
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
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
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
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
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
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
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
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
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
上言陛下旣赦其罪俱當著明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
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
卽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
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
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惟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
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敘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

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桑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二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

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卽尊位方當勵精爲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眾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爲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

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
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
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
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
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
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
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
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令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
册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
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
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瓘得罪左右
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
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
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
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
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爲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
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爲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
時議者又言上當爲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
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爲堯

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
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
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
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
意爲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朋黨
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
自中出上命魯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取所謂休息
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
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爲懼

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
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卽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
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脩撰哲宗
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
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
更茶法丙侍閤守懃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爲是時守
懃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
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久赤氣亙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
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

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
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
前自陳徙宋遭愛未遠是行稗耋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
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楊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
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
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
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
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
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開坐奪
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詔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
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
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若
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
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
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
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
太師沒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
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粲勳上
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郎
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脩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

之氣粹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爲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疏戚之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己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瀕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略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

取無所遺忘雖外國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某官某送伴遼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爲外服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之爲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沒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察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

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
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
強氏粲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郎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
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
天長縣丞事次曰縱丞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
宣義郎監兗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
緘將仕郎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
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
孚二尚幼孫男二十人㬎恪愷悅懷悟愔悌愃怡恢愔
惲憕忳悛懍懌懽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

廷每修一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
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
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
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沒逾二十年今天
子卽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
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爲多兵火
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
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
史氏採錄焉

誌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爲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爲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爲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爲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演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勵力以養其親家之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宗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慾爲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爲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其自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

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學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於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歡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醞藉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爲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躐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士於斯時欲肆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宜莫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於身多文之富昌云其瓌學無欲淆惟道之昧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慼衡之原望之繹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於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爲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爲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爲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慍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於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彝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顓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

窮死噫命矣其尙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
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曾中之藏羅璵琚兮位卑德尊
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薇天膠沮溺兮天地
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白爾遭之人莫士兮
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
滅兮

李修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於家歲八月二十有
八日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
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
又嘗同爲諸生肄業於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
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略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
詳蓋無遺矣宜其有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
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爲邵
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
考諱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叅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
政殿大學士履之姊叅贈高平郡太君繼妣饒氏叅贈廣
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於外家成童猶未知
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

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卽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閒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爲今之學者莫能爲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爲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迺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合所爲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色復詢之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廳於是部使者以公爲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爲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置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爲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爲屈爭之愈力於是命

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審刑
書斷官以失入抵罪眾始愧服然公猶坐嘗書簽及用薦
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
也差知無爲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
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
叅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
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
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郎郎延辟充經略安撫
司句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
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未逾月適夏人
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爲呂公陳方略一路賴
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
城而遁公曰彼眾我寡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
動城雖未完冒以樓櫓彼將以我爲有備必不敢進兵法
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砦
羌威羌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閒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
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
之法爲足食足兵之計徵二寇輔車相依之勢邊備不虞
識者以爲切中邊事之要奏賞轉奉議郎除江淮荊浙等

路制置發運司句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叅政因循之後獄繫甚眾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略以謂緦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爲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爲重非通知今古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擧留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閑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爲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昌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堦也以公聯姻亟請避嫌上曰此眞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

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
所親曰吾平生爲禮學方布衣時已預備衣冠制度今備
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
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閒盍少
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
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
帝常命官脩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
以知禮法文爲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
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
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
右司略倣前制爲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
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爲帥者多
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爲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
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於朝事卒見聽當路
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
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
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爲娛澹如
也子剛爲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
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

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爲不可及也及綱爲尚書郎旬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爲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爲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開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旣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閒友愛尤篤旣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制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禮祀許及暮親卽以與其子緯其教子以孝弟忠信爲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閒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爲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爲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爲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奬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膴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擧公未嘗不爲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

其鑒裁平生惟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黨錮大官被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眾矣公爲兒童時甥舅自爲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已均逸於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襮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爲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爲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各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揚公置綰前日論己之

憾而言今日指摘緒事之非元祐紛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忌高位厚祿之爲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敘而不知疏遠嫌疑之爲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爲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閒安往而不任其責耶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葬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嫁司空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於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川羣言不孚咸

底於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星日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子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子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

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
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
復秉國政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
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
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卽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
魚袋還召爲監察御史勘磨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
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入寶恩轉朝散郎
勘磨轉朝請郎知漢陽軍勘磨轉朝奉太夫以親老再乞
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
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
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
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
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
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
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孜孜僞交朋友有
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
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仕之
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
斂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

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粗
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學道足以覺斯人餘潤
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子
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
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妹睦姻族人無
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
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撝文林郎洪
州司兵曹事卒於官擬捄握皆紹世損廸功郎前授歸州
司兵曹事掾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
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三南義一卷
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
故不憖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
而下其傳有光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孟秋福州將軍部堂
正誼書局重修開雕

候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沂曾覆校
閩清劉懿芝紫山分校
候官郭欽銘誠人分校

楊園先生文集卷之六終